

四
書
溫
故
錄

四書溫故錄目次十

趙佑學

孟子四

告子上二十一條

告子下十三條

盡心上二十二條

盡心下十六條

計共一萬一千六百字

栝椀

注栝椀。栝素也。疏栝素。樸也。椀器之似屈轉木作也。今之考證以說文栝。屬也。器蓋一曰覆頭也。又六書正譌。飲器俗作盃。杯並非。則本爲一器。素樸之義。未知何據。案說文栝。屬也。又云。屬小杯也。無器蓋。一曰覆頭語。乃唐韻等書語。栝卽今盃。杯字明矣。注言栝素。是以素釋栝。蓋讀椀爲圈。如爾雅。樓落。注可以爲杯器去。疏基氏曰。可作圈者。素之言質。故疏言樸。又以樸釋素。乃旣勤樸。斲之樸。說文注。土曰坯。木曰樸。

者未成器之各樣式之意。疏之繆多矣。此尚非無據。凡造園器皆先作圈。注殆以楮之取用木一而園必取諸木。故以楮爲作杯之圈。謂之爲素。正是一器。意唯言美。丁氏以楮爲盥。疏又引說文以爲孟。則似楮楮爲二器。蓋相傳異同。然其屈木爲之。則一也。

孟季子

孟仲子爲孟子從昆弟而學于孟子。則孟季子當亦其倫。何至執告子之言。重相駁難。全背孟子。殆別一人。故注無文。歟。乃疏忽言。季子卽下卷季任爲任處。

守者。詫異獨出情理之外。

弟爲尸

古禮之繁。世可議。莫如祭必用尸。孫爲王父尸。所使爲尸者。于祭者子行也。而北面事之。則父且敬子。何況兄弟。此不言子。獨言弟。特取與敬兒對文。蓋據儀禮。嗣舉奠之禮。祭自君夫人賓。三獻既行。則有上嗣舉奠以獻尸。而後行酬。既醉之朋友。謂衆賓。君子有孝子。謂主祭者長嗣也。則尸用衆子。或從子是其弟矣。而註疏家又謂天子以諸侯爲尸。故稱公尸皆古

說迷離處

才

疏性之動爲情。才乃性之用也。上有以達乎天。下有以達乎地。中有以貫乎人。其有不能爲善者乎。似較程張說爲爽直。又云。有物必有則。是謂性之善。能秉其彝。是謂才好。是懿德。是謂情。

蒸民

蒸必是烝之誤。加草。孫氏作音義。所見本尙不誤。故無說。朱子偶憑誤本。不正其非。今且亂及烝嘗字。

至於日至之時

孟子兩言日至。千歲之日至。冬日至也。至于日至之時。夏日至也。割麥無過夏至。月令孟夏之月。麥秋至。乃大概言之。然有先四月熟者。有後四月熟者。要及夏至則無不然。故言皆熟。乃舉最遲者以盡其餘。而下別言不同。此時有不熟。則無可復待。有盡去爲晚禾地矣。講家因註闕文不審麥候。遂解日至爲渾言麥之日。則上下兩至字。徒成複沓。予嘗爲此題。亦不免囿囿吞棗也。

子都之姣

子都鄭公孫闕字見左傳蓋鄭莊公所嬖者姣注言
好足正穆姜言棄位而姣杜釋姣爲淫之過

理義芻豢

在物處物之解至精視僞疏妄分理出于性命天之
所爲義出於道德人之所爲直說成義外者遠矣然
竊謂人心之同當言仁對義而獨言理純乎天理之
謂仁則言理其卽言仁歟草食曰芻穀食曰豢木注
文今脫猶存疏末引說文牛馬曰芻犬豕曰豢爲解

集註因而兼用之。

雖存乎人者

注。雖在人之性。點明性字。繫頂山之性來。是。

幾希

注。幾豈也。豈希言不遠也。與前注幾希無幾也。異。蓋亦隨文見義與。

枯亡

枯音義載丁云。利害之亂其性。猶桎梏之刑其身。故喻之。補注好疏。利欲之制善。使不得爲。如桎之械。手

也。則更明。然其非出一手。尤易見矣。

吾見亦罕矣。

注。我亦希見于王。疏則云。雖有能生之者。然于吾見之亦少矣。明有注文若不寓目。

仁人心也。

天地如果核。人乃核中仁。人心之在身。亦如核之仁。故曰。人者天地之心。仁者人也。仁人心也。核仁中又含些子。是謂性。是謂心之神明。

求其放心而已矣。

淫人莫知求其心者惑也。學問所以求之矣。一語精義。然求放心非學問不為功。學問非求放心不為功。正須兼到乃盡耳。求放心卽是求仁義而全乎人也。

無名之指

無名卽名。何云無名。注非手之用指也。好。

貴賤小大

大貴小賤無可易也。注以大謂心志。小謂口腹。是已。忽添出貴謂頭頸。賤謂指拇。則支蓋所見參明昧間。

今有場師二節

二節一取諸物一取諸身皆就人所易明者指點養之不善意在喻小大而貴賤在其中觀後節止以養小失大一語總結本注言此以喻人舍大養小故曰賤場師甚明集註並無別釋不知偽疏何見忽分梧檟棘棘爲喻貴賤一指肩背爲喻小大肆然杜撰不顧經注全背此予向所抹棄久不復省矣及行山東見生徒多尙村俗講章有所謂劉氏纂補四書大全者盡去朱註自設問答尤多鄙倍不通其中竟有偽疏此條却不言所出乃歎邪說誣民如此亟爲逐處

簽摘至百許論戒之然予之摘爲疏正愧未盡也

此天之所與我者

集註以此天之此舊本多作比而趙注亦以此方釋之。于義爲短。斷從今本云。案此言則是宋時孟子本有別。朱子猶見舊本也。所謂今本不知何等本。既有舊本。又明有注。即使義短。要是東漢及今。還當兩存待考。比方乃較量意。亦未見不可存。竟自違棄。疑事毋質之謂何。此亦止可朱子爲之者。今注疏本並不作比。亦無比方注語。孫氏音義既缺。作考證者。又置

不說一時未有別本可推按。未知陸鈞九十一條中曾及此否。使人悶悶。則猶賴有朱子不存之存耳。

趙孟

疏以趙孟爲趙盾。蓋不察趙氏世稱趙孟。猶知氏世稱知伯。而偏執言之。其已非矣。乃又以盾賢不及趙襄。良不及宣子。豈有并不知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之卽趙盾者。可怪太甚。考證謂其附會亦不切之評也。至注解能賤之。爲能貴人。又能賤人。無可易也。疏則子不及宣子。下云。則所貴特人爵之貴耳。如此得無

賤耶背謬轉不足責。

彀

注彀張弩向的者用思要時也學者志道猶射者之張也案彀矢著弦處于矢末爲凹口以破弦謂之彀今謂之扣有上扣脫扣之名其用在矢而不在弩此射之小節然脫扣則雖欲張弩向的而矢不可發扣鬆則發矢無力扣不正中則到而不中矣故曰必至于彀而注以爲用思要時然第以張釋彀廣韻玉篇諸書亦第二云張也蓋語焉未詳

蕒稗

蕒科二物蕒者茅之始生

鄭孔釋詩皆如此

不可食而有可

用故詩美歸蕒書貢包茅謂其可以供祭子曰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是異于穀者稗有白黑二種粒細可爲粉食農家往往于田畔下濕處種之無水旱易成實以備荒是近于穀者又有莠類黍俗謂之狗尾草亦無水旱以食畜能令牛強然則五穀不熟所不如者亦多矣可勿思哉

曹交

注曹交曹君之弟有疑曹亡于宋孟子時不應尚有曹君解之者曰復也春秋時國有滅而復者陳蔡而外如定公年之書鄭滅許而哀元年復見許男可知其爲復也曹之復事在春秋後耳趙氏蓋當有所案據故朱子不改是已惟是曹交之言粗鄙亦當時人所見僅得如此顧已知問堯舜憂食粟請受業不可謂非有志而孟子告之甚直以詳卽其言鄒君言假館亦情事所有未足遂爲深怪而孟子復詔以歸而

求之有餘師，蓋學在身體力行，不在口說。古人從師，非必朝夕一堂，始爲受業也。非棄之也，故注無譏詞，自僞疏好逞臆于注外，遂以曹交挾貴而問，孟子辭之，集註因而不改，然謂不屑教誨，則旣明明教誨之矣，而何與滕更之不答同哉。

高子

前已有高子以告，註高子，齊人，孟子弟子。此又論詩，後論聲樂，毛詩序亦有高子曰之文，疑卽釋文所述。漢藝文志，子夏授高行子，是亦一傳詩者，蓋本學於

子夏而後又從孟子則其齒宿矣故得問稱叟而曰
罔曰茅塞是後注所謂鄉道而未明者然毛詩以小
弁爲平王事故得言親之過大以所關在天下國家
之大故較之凱風失在一身者則爲小矣足明孟子
所主詩說與毛同高子亦未嘗不同特其見理未精
得孟子析言之而後明遂爲毛詩授受所從出注則
以爲伯奇之詩是見琴操尹吉甫愛後妻子而棄其
適子伯奇者或以爲韓詩說蓋趙注言詩往往從韓
如引標有梅之標作萼解以御于家邦之御爲享與

毛異趣。以鴟鴞詩爲刺邠君。并違尙書孫氏音義。間有証明。而此獨闕。第觀注云。父虐之。其詞甚輕。則亦與母不安其室者。均爲人子所遭之不幸。不足深較大小。適足見所傳之不確。此毛詩所以單行到今。而三家多放失也。可笑作僞疏者。直以伯竒卽宜臼。張冠李戴。稍知古者必不爲此。固不足論。

孟廟益成括。今尙從祀。不知元吳萊亦爲具傳否。然益成括嘗欲學于孟子。問道未達而去。則不得爲孟子弟子。注文可見。而宋與高子並封伯濫也。

一匹雛

力不能勝一匹雛。匹依字讀。雛言其小。一匹言其少。一匹雛亦口頭直語耳。不必疑一與匹之語意相複也。然今之讀者皆以匹爲鶩字音木案音義匹張如字。丁作疋云。案注云疋雛小雛也。卽疋訓小而詁訓及諸書疋訓耦。訓小無文。今案方言疋小也。音節與匹字相似。後人傳寫誤耳。玩此則匹亦作疋。丁但以訓小爲疑。其讀自與張同。今案云云。孫氏所以明疋得訓小之意。亦但匹與疋之有一誤。初不言匹之有

異義異音當收讀也。集註始云匹本作鳴。鳴也。從省作匹。禮記說匹爲鶩是也。則有異義矣。以考集韻。鳴僻音切。音匹。玉篇鶩也。鴨也。一作匹。曲禮庶人之摯匹。注匹鶩也。是匹得從鳥訓鶩而音仍如字。未嘗有異讀也。愚惟周禮有庶人執鶩之文。故鄭注庶人之摯匹。謂說者以匹爲鶩。而未正言匹與鶩所以得通假之實。蓋爲疑詞。與他注直言某當作某。讀爲某者不同。孔疏匹鶩也。引爾雅說亦不言鶩之得爲鳴。釋文則云匹依注作鶩。皆不以匹卽鳴字。其玉篇集韻

之說、鄭陸孔三大儒、無緣都不識之、正恐玉篇集韻
鴨字、第後人因禮注之文、遂于匹旁加鳥、以應之、亦
如騫斯之于斯、旁加鳥、陸孔所並譏、爲俗字、俗名者
也、是尙不可据以實禮記、何況孟子、今卽謂禮記之
匹、可援周禮作騫字讀之、而孟子之匹、則非必不可
通、何爲必依騫字釋而讀之哉、予故謂其第當依本
字讀、雖已是小稱、卽不必如舊之疋訓、小亦不必附
會玉篇集韻之說、而并改其讀、古之稱人數者、或言
頭、或言个、史記、或言手指、其于物畜、馬牛以蹄、角、羊

以足或言雙魚以石布皮革亦以石裘亦以石則以雛而言匹未見其有異以匹爲鶩轉異矣試釋諸月令天子乃以雛嘗黍內則雛尾不盈握不食爾雅生嚼雛皆專言之未有別言何等雛者則安見此雛之必爲鶩雛也

燔肉

案春秋定公唯十五年一書夏五月辛亥郊而公旋薨矣史記載孔子事唯夾谷之會與經同在定十年其墮費郈圍成在十三年十四年去魯于經皆差後

一年孔子乃以定十三年去魯也。而左傳無文，史記有魯郊不致牖于大夫之事，經未嘗書郊，豈經之闕抑史之誤歟？郊本魯之僭，不當在常事得禮不書之例。魯蓋有時舉有不舉，故經有書不書牖者，祭肉之名不必獨以郊。明史文誤，趙注止言宗廟。

五霸

定依丁氏爲正，昆吾爲夏伯，大彭豕韋爲商伯，本出國語。周止二伯，故穀梁傳交質子不及二伯，釋曰：經與言五伯者，皆謂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

桓晉文此以周末言之是也蓋霸本伯字乃侯伯方伯之名長也其或言伯或言霸乃音之轉于是有霸者把也之釋以把持諸侯爲名其實霸卽古文鬼字尙書死鬼生鬼漢志皆作霸可証天子衰諸侯強亦陰陽消長之意故得通假用之歟然必天子命之爲伯而後得稱之齊桓以莊二十七年左傳書王使召伯厚賜齊侯命注賜命爲侯伯晉文以僖二十八年王命尹氏王子虎內史策命晉侯爲侯伯皆有明文鄆之會云齊始霸也城濮戰前云一戰而霸皆鄭重

予之。其于宋襄、秦穆、楚莊，無有也。宋襄最無足道，秦穆則傳僅言其霸西戎，而無與夏盟。楚莊雖有霸王之風，一敗晉師，仍爲列國所不屬。其卒在宣末、年及成二年，齊國佐言，四王之王，卽言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明無楚莊在內，是以杜注止言夏伯商伯、周伯，疏卽引鄭語文証三代有五伯。詩疏引服虔、回應劭風俗通並同。至趙汭補注曰：傳以五伯對四王，則通三代霸者言明矣。宋襄、秦穆不成霸，楚莊吞噬中國，豈有所謂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之事。最爲

切直夏商之伯已遠，故孟子獨舉桓公，然亦以五霸承三王，與傳義一，而注漫及宋秦楚，自是陋見單說，彼又有數夫差句踐者，益眯目而道黑白，不待論。

葵邱五命

葵邱有二，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邱，注臨淄西者，齊地也，會于葵邱，注陳留外黃縣東者，宋地也，疏言魯地，蓋字誤，史記索隱解釋甚明，吾見近之說春秋者，于葵邱不知言其有二，而斷斷辨楚邱之有二，以經書城楚邱乃魯自城其邑，非衛文公徙楚邱事，異哉。

五命疏按左傳文云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而不及五命公羊穀梁述葵邱會有云無遏繆無易立子無以妾爲妻無使婦人與國事無壅泉而不及誅不孝云云公羊述陽穀之會則云無障谷無貯粟無易立子無以妾爲妻而不及無使婦人與國事其詳略與此不同蓋所以相終始而已案公羊于葵邱深譏桓公並無述文唯穀傳有毋雍泉毋訖糴注也無易樹子云云五句疏誤牽連公羊又錯亂其字句而考證者不知正三傳之不同蓋皆不如孟子

文備然無使婦人與國事亦蓋所未及其卽統于以
妾爲妻中歟

儉于百里

儉只是止而不過之意注言尙不能滿百里自非疏
案周禮上公之地五百里齊魯是爲上公之封則百
里實封之五百里兼附庸之地也案此說具周禮注
中欲明孟子與周禮異同之義此爲近之以與方氏
計者非也又云今魯方五百里非兼附庸也安詩曰
廣而已安詩二字不知何字之誤

君子不亮惡乎執

古亮諒一字。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諒小信。君子不亮惡乎執。則註亮信也。皆隨文立義。言非一端。疏亮之爲義。其體在信。其用在明。惟明爲能明善在信。爲能誠身。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是則君子不亮。又惡乎執歟。以其誠也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此段語當爲全疏第一。彼其陋劣不可勝計。而得不廢。到今亦尙賴有此歟。然已幾于曲終奏雅矣。

訑訑

注其人將曰。詒。詒。賤他人之言。詒。詒。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音義。詒。張吐禾切。云。蓋言辭不正。欺罔于人。自誇大之貌。丁云。音他。又達可切。說文云。欺也。字作詒者。音怡。案。丁張之云。則似詒本作詒也。說文有詒字。音拖。無詒字。蓋古文它也。一字。各本書中作詒者。罕。作詒者多。故今文如此。戰國策。寡人甚不喜詒者。言也。註引方言。沈州謂欺曰詒。說文注亦云。然則此詒。詒。正孟子時方言矣。

膠雨

古者諸侯歲貢士于天子。文王之舉膠鬲，乃進之於紂。與伊尹五就桀，爲湯進之。桀不用，復進至五者，同故得與微箕並稱紂輔相。而注言文王舉之以爲臣，背矣。紂猶知用膠鬲，而仍與不用同。此紂之終以亡也。然久而後失之，則鬲之功亦不細。故雖不得如傅說諸人發名成業之盛，而同謂之天任。大雨迨後，殷命再黜，鬲之去從顯晦，迄無可見，亦足慨夫。

孫叔敖

楚地距海遠，孫叔敖乃薦賈子爲楚世卿貴族，何以

隱處海濱故有作孫叔敖無起家海濱說者殆非無
謂抑豈為賈被殺致遠跡耶而世俗傳其埋蛇事不
異甯巷婦孺之為史記亦稱為楚之處士三得相而
不喜三去相而不愠歿又有妻子窮困負薪事古事
訛闕良多作文第可隨題命筆無取扭捏

敵國外患

法家拂士不可無敵國外患何可有三代分國而理
故多大小強弱之役後世定于一統長駕遠馭守在
四裔方以無敵國外患為太平極盛豈反以有之為

期然則孟子之言過歟非也。惟其以無敵國外患爲太平極盛。是卽平而陂。盛而衰之本也。蓋聖王之治天下。常不患外。而患內。患不在敵。而在不敵。不在旣有患。而在無患。故惟思日孜孜。凜匹夫匹婦一能勝予之懼。以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中智以下。忘創業之艱難。習守文之故事。時當承平日久。兵革不試。遠人來賓。信以爲長治久安。天時人事之交至矣。未有不因之而生驕生惰者。于是極耳目。尙語諛。厭老成。棄忠讜。昔之敵國外患。剗削消磨。誠幸其寧。而昔

之法家拂士死亡更置亦日見其少然而患或中于
隱微伏于近小知之者不敢言言之者不必當浸淫
遷流一旦肘腋之釁成倉卒之難作是故秦之亡不
亡于六國而亡于一夫漢之亡不亡于匈奴而亡于
外戚宦豎唐不亡于突厥回紇而亡于藩鎮明不亡
于土木而亡于流賊聖賢立言皆若燭照而數計之
若其明明敵國外患之相等而卒不自振奮甘心苟
安以至魚爛如宋者又不足與較有無矣故曰生于
憂患死于安樂所以衡人道之常然亦有安樂不必

死而憂患不必生者。蓋憂患端在人知憂患。知憂患則雖安樂常如憂患。而生自遂焉。不知憂患則雖憂患止如安樂而死彌迫矣。又當揆人事之變。

不屑

屑潔也。古注多同。說文則云屑。動作切切也。集註兼用之。而從潔居多。故于不屑之教誨。言不以其人爲潔。然至欲得不屑不潔之士。不且疊兩不潔爲害辭乎。予嘗于書說及之。蓋屑輕也。書曰。屑有辭屑播天命。傳以屑播爲輕棄。推之。凡單言屑不屑者。皆從輕。

則合潔則不合。不屑之教誨，是亦教誨。正言不輕教誨之，乃所以教誨。明非拒絕也。字典載正字通，凡事務輕視，不加意，曰不屑。孟子不屑就，不屑去，乞人不屑其也。正字通非古善書，此條殊可取。若切切之訓，則唯屑屑雙音者為合。如左傳昭五年，屑屑焉習儀，以亟。漢書王良傳，屑屑不憚煩，是而潔訓別存可矣。

盡心

注。盡心者。人之有心。爲精氣主。思慮可。不然。後行之。猶人法天。天之執持綱維。以正二十八舍者。北辰也。論語曰。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心者人之北辰也。苟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立意稍別。而心者人之北辰一語。于古未經人道。猶當作由古字通。

修身以俟之

注。修正其身。以待天命。不言俟死自勝。

儀禮程棣

巖牆桎梏皆舉人所易見者喻也。世之非巖牆而
牆不桎梏而桎梏者多矣。端在能知之而正之。注命
有三名。行善得善曰受命。行善得惡曰遭命。行惡得
惡曰隨命。出孝經畏廢溺死禮所不弔。恒蓋不呆詮
求在我求在外

疏論語云。求仁而得仁。是求則得之之謂也。易曰。舍
爾靈龜。凶。是舍則失之之謂也。詩曰。豈弟君子。求福
不回。是求之有道者也。荀子云。君子能為可用。不為
使人必用已。是得之有命者也。引証俱切。

無恥之恥

疏人能無恥而尙有羞恥。頗較注意爲醒。蓋謂于無可恥之事。常存若恥之心。方是省身入細處。上無字是。不好之無。中無字是。已經好了。下無字。乃無之盡。不恥不若人。

注。不恥不如古之聖賢。何有如聖賢之名也。應存。

宋句踐

注。好以道德遊。欲行其道者。案道德非遊。其蓋觀于子進而教之。其亦有異于縱橫捭闔者流與。

驩虞

古虞字有作樂意亦有作憂應用者此蓋驩而未
無虞所以爲霸者之民歟今讀則從音義了云也

知愛知敬

焦叟熹曰孩提知愛少長知敬知之便能之非先知
後能故不須說能也知是人見得他知在彼自率其
性而已初不自覺其知也以此指示人良知可謂切
矣極說得好此注言襁褓音義載說文云負兒衣也
博物志云織纒爲之廣八寸長尺二寸以負小兒子

背上聲類曰。裸者小兒被子也。疏又釋云。襁褓負感。負兒衣也。織縷爲之。廣八寸。長二尺。以負兒于背上者也。案音義已甚詳盡。旣不若陸德明釋文。孔穎達正義之出兩手。卽無取乎疏之重複。又僅截其半。有互異。足知孫氏亦如陸氏。止作音義。不另作疏。而爲託者誣之益信矣。

舜之居深山之中

此形容聖人心體。非論舜事。論寂感。非論窮達。與飯糗茹草章別。易繫傳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咸

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可
爲全章正註。深山只是借喻。因舜有耕歷山事。而援
以發端。深山寂境。居者靜機。木石鹿豕野人。皆喻無
思無爲。以極形聖心。未有親聞時。萬理渾涵意蘊。及
其云云。則所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凡貪術舜事。
呆賦山居。以聞見屬爲天子後。皆陳腐雷同。失之甚
遠。趙氏章旨云。聖人潛見若神龍。亦能飛天。亦能潛
藏。同舜之謂也。言同舜。則謂聖人皆然。其舜亦非執
著矣。會得此義趣。人人戶庭之內。各有深山朝夕之

間何非聞見特自失其居不能妙于感言學者切宜
體認但又不可說成觀空頓悟則精脫但非

一樂

最是父母俱存兄弟無故爲人生所難聖賢抱此憾
者多矣故以爲三樂之第一然亦在有此者之克補
此樂及此可勝長太息

益於背

注其背益益然盛不如背義載陸云如負之于背
不煖不飽謂之凍餒

八字緊頂上文。貼文王用心說。煖飽有幾等。不煖不飽亦有幾等。無帛肉之不煖飽。與無衣食之不煖飽。稍差。纔不煖不飽。尙未卽凍餒而已。謂之凍餒矣。謂之者。文王謂之也。須勘得細。到得無凍餒之老者。則無凍餒之民可知矣。須推得大。此之謂也。結上所謂無限感歎。

田疇

注疇。一井也。疏說文爲耕治之田也。不知一井何據。案左傳取我田疇而伍之。注並畔爲疇。蓋卽此一井。

意月令可以糞田疇注則云穀田曰田麻田曰疇吳
今之字書于疇字遺採一井語

子莫執中

此執中持兩端也。與聖人之執中迥別。注以子莫其
性中和專一者。固非。陸善經不以子莫爲人名。音義
載其言子等無執中。則經文孟子曰。並不言謂何人
子字何所指。故集註斷從趙。而改爲子莫。知楊墨之
失中。度于二者之間。而執其中。然亦似有語病也。蓋
子莫本不知中。並不知楊墨之失中。直是自己立意。

要另創門戶以能兼擅兩家之術爲高。何嘗揆度來。今言度卽是權矣。何謂無權。彼蓋看得兩家都是。却何以兩家都合不來。行不去。因翻出不爲我。亦不兼愛論頭時而說爲我。時而說兼愛。與天下相浮沈。進退于其間。以是爲中立。究止出入于楊墨。其于人我交關分際。總未體認明白。到得爲我行不通時。不免仍說兼愛。兼愛行不通時。只好仍說爲我。全沒主張。故曰無權。如此。則當其爲我時。原只見得爲我。何嘗顧得兼愛。兼愛時。又只見得兼愛。何嘗顧及爲我。兩

相觸背。故曰狃執一。于是爲我不成其我。兼愛不成其愛。故曰賊道。是其不楊不墨實則亦楊亦墨。惟其彌近理。是以大亂真。孟子所謂執中爲道之。非予之詞。程子亦言佛老之害。甚于楊墨。而曰佛老其言近理。近處正是甚處。彼佛教專從死生起念。至于棄人倫。求枯寂。單守一點精靈。豈不是爲我。其發誓救度衆生。勸人布施戒殺。豈不是兼愛。孫奇逢曰佛氏者。楊墨而深焉者也。子曰佛氏亦楊墨而兼焉者耳。子莫卽其初祖也。

人心亦皆有害

注。爲利欲所害。亦猶飢渴得之。不言負賤。自明。

介

注。介。大也。音義載陸謂特立之行。按趙不如陸。陸又不如今註。蓋介正和之體。所謂和而不同。

形色

趙氏多有不可用者。莫繆于形色。天性之注。形。謂君子體貌尊嚴也。尙書洪範。一曰貌。色。謂婦人妖麗之容。詩曰。顏如舜華。此皆天假施于人也。不知其作何

語疏較正亦有合離說理固當以洛閩爲長

短喪

齊宣王欲短喪意在變今非變古蓋當時久不行三年之喪直已而已矣齊王殆聞孟子之教知己之不可而又以三年爲過故欲酌易而從莽不知天下無得半之理既知其非不求其是而小變之以爲安終身無望于是矣故孟子于戴盈之請輕稅則喻之攘雞而公孫丑問短喪則喻之軫兄

君子之所以教者五

君子正謂孔子有私淑艾見教之無窮此五者當以
前三者爲親受業弟子事後二者非親弟子答問是
曾經來問見答其人因此受教如林放是私淑則未
親而且不同時如孟子是

君子引而不發

似不必以射喻射之用。在發。不發。非射也。君子之道
在引。如指引之引。對下從言。蓋因土言登天不可幾
及。而以行喻。從是學者事。引是教者事。謂先導其端。
使得所從入。有以漸進。其如何致思用力。自在學者

發則直揭其藏示之無所庸于學者之致思用力而學以錮教亦徒勞矣故君子教人惟有引之一法夫子循循然善誘人誘卽引也又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君子不窮于引而有时窮于發非惜之秘之也當其引時而發之理原已畢具人但知發之爲發不知不發之發故曰躍如中道乃兩路分頭處如利與善之間君子正於此站著指點人孰正孰岐看人去從非能強人以必從是乃所謂引也學記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道而弗牽則和強

以言治古金
三三
而弗抑則易開而弗達則思和易以思可謂善喻矣
又曰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其言也約而達微而臧罕
譬而喻可爲此章書註脚

於不可已而已者

此章三者所包甚廣處事待人爲政爲學皆在其中
舊偏主刑賞用人自非

盡信書

注經有所美言事或過若康誥曰曰聞于上帝前刑曰皇帝清問下民梓材曰欲至于萬年又曰子子孫孫永保民人不能問天天不能問于民萬年永保皆不可得爲書豈可按文而皆信之哉案此不過隨撮爲說其于書之疑義無當也然亦有足資參攷者曰聞于上帝康誥君奭並有之孔傳皆讀冒字連下不連上至蔡傳始截冒上屬爲惟時怙冒廸見冒此趙氏之讀與孔同乃今古文皆同者足見蔡改之非矣

皇帝。孔言君帝。帝堯也。未嘗解爲天。趙氏始以泰以前帝王無稱皇帝之文。故別解之。然困學紀聞則云。皇帝清問下民。趙岐注。孟子引之。無皇字。若無皇字。岐何以獨釋帝爲天。足見王說之不確矣。

虎賁三千人

牧誓序。武王戎車三百乘。虎賁三百人。此作三千。與史記同。說者多以書序誤。然玩孔疏述周禮。虎賁氏之官。其下虎士八百人。則三千爲過多。抑軍興額倍。彼三百乃以一領十耶。似序可並存。僞疏徒憤憤。

王曰節

無長三句。述王言也。下六字。乃道百姓悅服歸命之狀。蓋當出史文。而非卽太誓分別觀之可也。

二女果

果。侍也。音義闕。按說文。女侍曰媪。从女。果聲。孟子曰。舜爲天子。二女媪。烏果切。則此作果。特偏旁之缺。訓侍。實古訓相傳。孫氏殆偶遺之。抑有脫佚耳。不知僞疏何以忽直攻注。謂其惑于許慎之說而誤。別自撰爲木實曰果。云果者。據其實而言也。實若固自當有。

之也。背妄如此。學者宜以爲警。

去他國之道也。

此章斷非重出。此六字尤可見前解已詳。

士憤茲多口。

憤如字讀。自明上理字。乃分辨之意。不必依舊訓。頗求理于口。徒增多口。有道之士所不取也。

介然

介亦分別意。如字讀。舊唯以介然屬上句。非耳。山徑之蹊間。謂小道叢雜處。介然用之。謂人力闢除之。音

義不爲介字音。其釋爲問之間。與注有間。皆如字。則孫氏之誤也。

逃墨逃楊

舊謂墨無親疏之別。最爲違禮。楊尙得不敢毀傷之。義集註用其意。以此二句爲言反正之漸。竊謂不然。此亦就一邊見兩邊耳。逃墨之人。始旣歸楊。及逃楊。勢不可復歸墨。而歸儒。假令逃楊之人。始而歸墨。及逃墨。亦義不可復歸楊。而歸儒。可知也。亦有逃楊不必歸墨。而卽歸儒。逃墨不必歸楊。而卽歸儒者。非必

以兩必字拘定一例。如是逃。如是歸。且以斷兩家之優劣也。楊之言似近儒之爲己愛身。而實只知有己。不知有人。視天下皆漠不關情。至成刻薄寡恩之惡。墨之言亦近儒之仁民愛物。而徒一味尚同。不知辨異。視此身皆一無顧惜。至成從非救人之恩。其爲不情。則一天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奸慝。故孟子並斷之無君父。極之于凶險。非有罪名出入。朱子書有曰。無君是潔身自高。天下事教誰理會。無父以其枯槁性成。其孝不周。如是。則世上儘有此等人。未必

盡有害于人心世教。恁地說得輕淺。蓋非定論。

招

注。招。音也。音義不爲招字作音。第云。音。消。交。切。謂。招。其。足。集。註。用。之。亦。不。爲。音。字。書。引。此。經。注。與。詩。招。招。舟。子。並。列。音。昭。之。下。明。其。義。有。別。音。無。別。不。知。今。讀。何。以。相。仍。如。翹。字。此。唯。國。語。齊。武。子。好。盡。言。以。招。人。過。注。招。舉。也。當。讀。翹。耳。亦。猶。招。招。舟。子。本。當。如。字。而。今。乃。與。徵。招。角。招。之。招。同。讀。韶。皆。誤。然。愚。又。謂。招。之。爲。音。爲。羈。僅。見。此。注。絕。少。他。証。孟。子。之。闢。楊。墨。方。深。

望能言距之人而不可得。蓋未必有追咎太甚之事。此節乃孟子自明我今之所以與楊墨辯者。有如追放豚然。唯恐其不歸也。其來歸者。既樂受之。使入其室。未歸者。又從而招之。言望人之棄邪反正。無已時也。蓋既處之有常。招又望之無已。如是則不咎其往之意。具見招字。非但無取別音。并不煩別義耳。

布縷章

注。國有軍旅之事。則橫與此三賦也。布。軍卒以爲衣。縷。紕鎧甲之縷。粟米。軍糧。力役。負荷。斯。即養之役。君

子爲政雖遭軍旅量其民力不並此三役更發異時
可補今註

穿踰

注疏皆言穿牆踰屋則爲二事而踰非窺今于穿踰
之類作踰注疏文皆然穿窺之心作窺音義不爲窺字作
音可見舊本止作踰與論語別也

魏巍然

音義魏音巍丁云當作巍則舊不從山皆後人因論
語文改之者雖無關要義亦學所當知

夫子之設科也

注孟子曰夫我設教授之科教人以道德也其去者亦不追。來者亦不拒絕誠以是學道之心來至我則斯受之亦不知其取之與否君子不保其異心也見節人始非爲是來亦云不能保知謙以答之而已按此作孟子語而云夫我趙注從無改字明是漢時經文不作夫子子乃予字而夫音扶疏亦順注言孟子又曰夫我北宋時本尚不誤朱子蓋偶憑誤本而爲之說後之刊者又因而失棧到今歟然作孟子言

適足見聖賢之大作。或人語仍是意含隱諷矣。

萬子曰

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節。趙氏本作萬子曰。此下
子卽萬章也。孟子錄之。以其不解于聖人之意。故諷
之。萬子云云。案萬章于此獨稱子。明有注文。不知今
本奚以仍作萬章。然注語固非萬子曰。乃記體。不得
謂孟子稱之爲子。不解之解。讀當作懈。言其問之審
也。蓋孟子七篇。萬章傳述之功居多。其于究論古帝
王聖賢言行。唯萬章獨勤以詳。孟子之功莫大于尊

仲尼稱堯舜，闢楊墨，而此章又終之辨鄉原，皆以立萬世之防。實萬章相與發明之。此節則其問答終畢之事，故特著子稱焉，以結七篇之局。史記所謂孟子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獨舉萬章，蓋有作于孟子存時，亦有紀于沒後。而此言萬子子者，師稱也。并有紀于萬章之門人者也。韓文公謂七篇非孟子自作，良是。顧自趙氏既未達乎此作疏者，又所見陋劣，漫無申訂。朱子集註，意不在餘子，遂于此一字略之，以致傳本失實。猶幸其存于注而

有可折見昔嘗聞諸先師友訓四書中雖一字不可
輕忽讀過如論語千駟章民無德而稱焉一德字孟
子上宮章夫子之設科也一予字及此章之萬子執
得孰孰具有關於考証之功不細此注疏之學雖刺
謬多端所以卒不可廢而深歎俗本之爲害俗學之
不勝詰也

君子反經而已矣

經對權言而已矣是截斷衆流語天下唯權之一說
爲邪惡之徒易假以行其意之所便最足以害人心

誤家國曰權術曰權謀曰權變曰權力權勢就一權字添換出許多襯托字面至于言權且而事無不可爲矣此皆非聖賢之所謂權春秋以後人皆由此一字認錯故公羊謬以祭仲之逐君爲行權合道而董仲舒治其學遂有權論也之語大儒且然何況其他鄉原之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卽爲權之說者也其蔽由于不知經明有經而以爲不足守別求所謂權者處之子莫之執中爲近方自以爲能而不如其非權也徒畔經而已故孟子並斥之爲賊而正

錯之以及經非經無從得權經者權之體權者經之
用孔子之思中道經權合謂之中是以不易得狂者
進取取此經獨者有所不爲不爲不經是以有可與
聖賢雖有教人以經未嘗輕放人以權故中庸終著
之曰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孟子亦終
之曰君子反經而已矣後世鄉原之徒不絕于天下
卽以爲文論彼不求其本于聖人之經而務剽竊揣
摩以希合一時者皆賊也戒之哉

見知聞知

兩知字揭千古道統正脈關係道從知入知可統行
知誤則荷歧矣知乃徹始終事行亦行其知而已故
大學明新至善必知止而后有定知所先後則近道
致知在格物中庸言知行合一之功不明乎善無以
誠身而博審慎明言知之事特詳論語終於知命知
禮知人孟子終以盡心篇推諸知性知天而結以見
知聞知古帝王聖賢皆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非
若後世空談性命馳騁聰明之事顧不曰見而行之
聞而行之獨曰知之良有以也後世空談性命馳騁

聰明病皆由於知之不求正實無以化其偏廣其用耳。雖然知固未易言。聖非有異知也。栢鄉魏氏嘗著聖學知統錄。上下卷。備述見知聞知之統。自堯舜上推之伏羲。以明知學之本於天。孔子而後廣及程朱。迄於許衡薛瑄。以明知學之不絕於人。自序曰。論語終篇述聖賢治世之大。而推其本曰中。孟子終篇述聖賢傳道之意。而揭其要曰知。所知維何。亦曰知厥中而已。知厥中。謂之見知聞知。不知厥中。不可謂之見知聞知。吾願學聖者。從事於致知格物之學。又著

知統翼錄而合爲之說。以老佛告子管商荀揚與王通之以佛爲聖人。王陽明之性無定體。皆知之靈格。物致知求知之方也。正心誠意修身守知之要也。齊家治國平天下充知之量也。可謂粹然儒者之言。其書今少流播。讀三魏文集者當知之。

然而無有乎爾二句。舊注以聖人之間必有大賢名世。然而世謂之無有。此乃天不欲使我行道也。則亦當使爲無有也。不如今註以上無有屬見知。下無有屬聞知。說之明析。魏氏作孟子論。謂世未遠。居甚近。

蓋將自負于顏曾思見知之列而以聞知望天下後世之人語尤切至。或者曰：顏曾思爲孔子見知之人，明矣。孟子何不正言而概以無有曰：顏曾思之見知，不待言也。是當玩至于今，兩若此句，揣爲今發，慨不重爲當時及門品評。蓋古今道法之所以不墜者，固賴近有見知，遠有聞知，而當見知已往，聞知未來，尤必有人焉，以延于絕續之交。然後見以紹見，聞以啟聞，近不絕而遠可續，觀書陳伊尹保衡而後，則有太戊盤庚武丁之爲君，伊陟臣扈巫咸巫賢甘盤之爲

臣皆以傳湯與伊萊之道。故文王得以聞而知。子貢稱文武之道。未墜于地。在人。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皆以存文與散望之道。故夫子得以聞而知。推之禹臯。至湯雖書缺有間。然而歌稱祖訓。征述政典。史記伊尹之于湯。言素王九主之事。其非無人焉。相授受。相維持。于堯舜之衰。可知也。其人類不及聖。而足以爲聖之資。否則各以五百餘歲爲斷。亦云遙濶之甚矣。湯文孔子雖甚聖。其不歎文獻無徵者幾希。獨至春秋戰國之際。而異學邪說。爭鳴交煽。班生所

謂仲尼歿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也。其孰是與于知之者。孟子未得爲孔子徒。亦既不親見聖。而猶以其近而未遠爲幸。因益以未遠而無有爲懼。夫未遠而已無有知之者。復何望于遠而知之哉。孟子力肩斯道。實自居于見聞絕續之交之一人。而備述所知以上紹前之知。下遺後之知。其所紹直自禹以下。有不止于顏曾思者。而其所遺于後。爲益無窮期矣夫。

國初前輩巨公。猶存明季講學遺習。多好著書。以傳

于時其表見最盛。稱柏鄉魏氏、容城孫氏。而後此陸
清獻、李文貞繼之。魏與孫同時相善。二公亦魏所得
士也。皆既歿而言立。近日此風衰息矣。讀兼濟堂文
集。所自序已刻未刻不下數十種。自聖學知統錄、翼
錄外。五經之說較少。而如四書大全纂要、四書精義
彙解、四書簡捷解、孝經行義、讀史繫言、鑑語經世、希
賢錄、約言錄。皆有關為學本末。今其全雖未得見。然
各序具存。集中散著。如致知格物二論、上篇言知為
德。啟明之端。物乃知自涵之理。朱子之言求至乎其

極固非紛紛焉驚之于外也。物卽物有本末之物。格者格此而已。極卽所謂至善也。不知至善何以止。至善下篇言知外之物非物。物外之知非知。紛紜于百家。不如還考于六經。合易言精氣爲物。詩之有物有則。孟子萬物皆備于我矣。而明其一以貫之。正心誠意曰先者次第而及之義。此直曰在者反而求之。覆無別解之義也。序魏環溪大學管窺曰。格物之說紛如聚訟。終以晦菴爲定。至于妙辨心悟。卽傳所以不補而諄諄然補之者。所以示後學周行。恐其造而入

于岐途也。序魏逆陸四書偶錄述孫徵君之言曰：時習敏求是何事，汲汲皇皇唯恐失者是何物，見而知聞而知者又是何物，知其道也知其道者知其性也，性統于天，自堯舜至孔子，不過各盡其性而已。其序孫氏四書近指，稱其曠覽百家，獨標正解，不求異不苟同，不敢爲高遠之說。殆卽先生自喻，又有與環溪論學書深相規切。與白涵三曰：陽明良知說亦是聖賢正脈，而晚年爲王龍谿所誤，以無善無惡之說，纂之于書，未免遺誤。後學顧涇陽先生辨之詳矣。孫鍾

元氏于此未勘破。與姪勗論纂修先賢卜子集曰。夫子言思無邪。本兼風雅頌。朱註似專言風矣。頌豈有惡耶。詩小序當另爲一冊。古人說詩。定有所本。此未易輕註。他日當合朱註與呂東萊參酌之耳。語皆平正。非苟異同。稍述而存之。